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血 日 比 金

第一部

泗水渔隐

著

武林秘事 帮会奇谈
将如椽之大笔 写侠义之江湖
美人泪 英雄血
豪杰胆 侠客情

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
一个酣畅淋漓的江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血昆仑

第一部

泗水渔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昆仑·第一部 / 泗水渔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2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

ISBN 978-7-5205-1674-7

I. ①血… II. ①泗…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61146 号

点 校：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牟国煜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 (发行部)

传 真：010-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23 字数：336 千字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泗水渔隐，本名俞印民。早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堂，毕业后入上海吴淞中国大学，一度担任上虞教育视察。1917年流寓杭州，欲求出国留学未果。后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副刊《楚社日刊》助理编辑，兼任《湖广新报》特约撰稿，又转中信洋行职员。不久赴沪投章太炎门下。随后往返于北京、汉口、上海，以卖文维持生活。1921年任新华书局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军。曾创办荣誉出版社，出版《荣誉旬刊》，为抗战伤残军人服务。主要著作有《俞氏泗水集》及武侠小说《血海潮》《血昆仑》等。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自序

志神道鬼怪妖莽灾变之书，汗牛而充栋，日且有洋洋巨著，炫于市肆，吾又何必是为哉？将以诲盗于无形，而促社会迷信于更深耶？则吾向知所勉夫。虽然，有不获已焉。人至茕独而无友生，则不得不与古人语，与古人语，而古人又皆吾欺，吾又安所适哉？

有清一代，至高宗而极盛，窃据中国之制度文物，一任鞭撻宰割，而莫敢或言。有言之者，无不曰圣天子在上，万物悉得其所而已矣，虽有智者，甘为奴隶而不耻也。其间人才杰出，矍然以兴，心乎祖车，痛乎生民，不避刀锯斧钺，走深山大泽，以与无上之权威抗。而简册所书，不曰盗寇，则曰妄人而已耳，千古是非，颠倒难数，而今有谁称道之哉？

余述明清鼎革之际，畸人逸士武夫义侠之所为，既为《血海潮》一百回以刊行于时，读者僉以谓未必有是人，盖必有是事，幸无神仙鬼怪支离诞妄之语以惊世骇俗也。而嘉言懿行，真情至诚，有足令人语泣者在，则余之濡毫伸纸，即此足以偿所愿矣。仍本此旨，以昆仑宗派为经，以一时代之社会为纬，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虽匹夫之勇，而光芒万丈，是其为人，有足传者，作《血昆仑》。

民国十九年九月一日泗水渔隐叙于上海

目 录

第一回	赵沧海豪谈昆仑侠	
	钱鸿昭横死扬州城	1
第二回	钱光武抛家寻仇	
	皇甫庄排难遇杰	8
第三回	孔元霸月夜打假鬼	
	米宗风征途点乱拳	15
第四回	信阳州鲁良留客	
	江头市孔郎投师	21
第五回	黑天鹰威名震太湖	
	郭远宗微服访溧水	28
第六回	余宣仁闲庭恼孙兴	
	铁掌心水寨夺陈标	34
第七回	陈纤娘末路盗金	
	甘凤池中宵惊艳	41
第八回	剑男侠女添情话	
	铁指绵拳认冤家	48
第九回	治毒手灯前裸臂	
	报宿仇帐下销魂	55
第十回	甘凤池破身失神剑	
	余宣仁断臂谒名师	61

第十一回	南昌府故人说旧情 铁岭关名师访老侠	67
第十二回	魏灵昏剑传血昆仑 余宣仁怨消江头市	74
第十三回	昆仑剑不翼而飞 师徒侠因义用武	81
第十四回	林康侯访旧问计 两头蛇结帮横行	89
第十五回	孔元霸气宇压何贵 胡飞虎奸巧使李炳	96
第十六回	王独眼点打关帝庙 孔大郎败退豹子山	104
第十七回	老道逞能收徒弟 何遣诱色诈钱财	111
第十八回	夜偷香李炳遇怪侣 浪采花金刚狎艳嫖	118
第十九回	光慈盗剑说神变 二娘咬舌罹惨祸	126
第二十回	见患难何胡匿迹 感气类孔郑订交	133
第二十一回	郑老娘移入钱府 王半天避居深山	141
第二十二回	劈脑盖阮小郎求医 劫镖银王十军死狱	149
第二十三回	鸡鸣山群义饮茅檐 霸王庄乡愿欺闾里	156
第二十四回	阮五切齿诉冤仇 时雍慧眼识英俊	164

第二十五回	鲁良酒醉大骂座 仲凡毒计小逞奸	171
第二十六回	鲁教师消遣县差头 胡知县打点官生意	178
第二十七回	时公宝义走信阳城 黄燕臣书投汝宁府	185
第二十八回	胡令逼放三义士 李扬硬拿小逆儿	192
第二十九回	小培本屈死替父罪 时公宝远游别慈帏	199
第三十回	鲁良雪天遇故知 郑通黑夜惊妖道	206
第三十一回	落马驿锄奸安孙氏 虎爪岭避雨识尹超	213
第三十二回	诉家世泪伤尹母 仗血性愤极孔郎	220
第三十三回	林小月反赚郑通 屠长发暗算孔大	227
第三十四回	王金开断肢剖心 尹四郎洒血祭祖	234
第三十五回	吕大器余闲做商贾 尹三姐报恩说婚姻	241
第三十六回	老侠童山舍定情夜 刁泼皮客店出丑时	247
第三十七回	邱白脚一箭双雕 毛黑脸两番三计	254
第三十八回	薛昌图片言断大狱 万化刚回溯述通家	261

第三十九回	深山祝寿观猴拳 华屋张筵添鹤舞	268
第四十回	迎新亲前辈追风流 点旧学后生练太极	275
第四十一回	五剑客分道扬镳 三书生联袂游玩	282
第四十二回	俏小凤一见独钟情 痴香雪几番细诉苦	289
第四十三回	赵友亮樽前撮良缘 花树人身后鬻爱女	297
第四十四回	张婆逼娼遇清贞 陈八冒官猎闺秀	305
第四十五回	李妈妈春院肆淫威 钱光武章台赴密约	312
第四十六回	时公宝远色征觞 花小凤闭门谢客	319
第四十七回	坏衣饭虔婆大动火 审缓急弱女暗赠金	327
第四十八回	周廷玉大闹春浓院 小麟台摧残落溷花	334
第四十九回	访名媛史崇俦诊病 接严谕赵友亮辞行	341
第五十回	赵郎话别出帝京 香雪仗义输罗汉	349

第一回

赵沧海豪谈昆仑侠 钱鸿昭横死扬州城

话说清朝客帝自顺治入关以来，到了乾隆时代，已经百有余年。那时中土大定，民生安逸，家家衣暖食饱，人人乐享天年，便有些前朝子遗，抱无限沉痛，抛生挺死的人也渐渐没了。就中虽有气质桀骜之士，都被那富贵功名利禄所熏诱，无非是科场攻书，禁庭侍讲，也不中用了，倒省却了许多流血、许多惨祸。但看江南一片繁华地，都是歌舞诗酒场。

话中只说江苏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小康之家，姓钱，名鸿昭，祖贯乃是直隶河间府献县人氏。向日走南奔北，四海营商，及到晚年，为爱江南风物，来这扬州府城居住，置了好些田地产业，盖了一座庄院，就此坐守家园，清闲度日。为人很是和平慷慨，从不与人计较，亦且谨慎小心，不问外务。妻子颜氏早经去世，不曾续娶。膝下只有一子，名唤光武，生得聪明俊俏，一表出众，从小在家请先生教读，十六岁上进了秀才，邻近左右无不称赞，都说道，如此才华，定是科甲显名、光宗耀祖的人。当时就有与钱鸿昭相好的人纷纷前来说媒，钱鸿昭念父子两口，日常在家也觉寂寞，少不得早早娶了媳妇，完成家业。但是眼前只有这一个儿子，婚事又不能不格外慎重，再三选择，方聘定了城中富户李延泰的女儿。

这李延泰原是本地人氏，也是买卖出身，年来暴富，就在城内县前街开设兴源当铺，与钱鸿昭差不多年纪，也只生得一男一女。儿子名唤李炳，女儿居次，与光武同年异月而生，排算八字，很是合格。当日凭媒说定，下聘以后，不上一年，就娶了过来。两家皆是城中门第人家，亲朋故

友称贺道喜，自有一番热闹。谁知新娘过得门来，洞房花烛之夜，就灯下看时，不觉吃了一惊。原来这个新娘面色不黑不白，鼻梁上有好几处麻子，左眼角高高吊起，眼珠翻白，眼肉倒露出红来了，也不知是怎样害了病的。光武看得兀自发怔，方知当日媒人说得天花乱坠的都是一派鬼话，肚里一盆火欲待发泄，但是木已成舟，也无可如何，只得强捺下性子，依例成婚。

次日，交拜祖堂，钱鸿昭看了，不由得也倒抽一口气，想道：“你们这些做媒的贼嘴却这般捣鬼，难道我这个儿子就配得这个媳妇？”肚里很不自在。众宾客也觉得这一对夫妇不相偶配，大家无非连说带劝，讲上几句好话，欢笑一场，也就散了。

钱光武从此郁郁不乐，虽在新婚期间，整日整夜只在书房里埋头伏案，有时被上房婆子催不过，没奈何只得进房去睡，也是你为我、我为我地睡到天明。一等天明，就匆匆逃下楼来，入至书房内坐去了。如此约有一两月光景，看看新妇李氏也还能守妇道，每日理值茶饭羹汤毕后，只在闺中做些针黹之类，安分静居，不多说话。钱鸿昭看在眼里，想想也罢，常时把话婉劝儿子光武，总叫看觑她些。光武也叹着自家命里所遭，何必怪她？极想尽伦常之礼，成夫妇之好，但是一见面，不知怎的，心中就像有一块石头搁住一般，再也高兴不起来，就是敷衍了几句话，也终觉是牵强得很。这样闲度光阴，委实是干燥无味已极。

忽一日，书童入报，有赵相公来家拜候，钱光武问明，方知是幼年同学赵友亮，亦且与自己同科进学的，也是本地人氏。此人因家道清贫，在丹徒县一家富室坐馆，今方回家，与钱光武最是莫逆。钱光武听说是他到来，不胜惊喜，立即起身至厅上相迎，按住赵友亮手，来至书房内坐下，一面笑问：“今日回府吗？”

赵友亮道：“正是到家未久。令尊可在府中，理当先去请安。”

钱光武止住道：“且坐说话。”

赵友亮坐下，书童舀过茶来。

赵友亮笑道：“前月兄台宴尔新婚，小弟本当来前恭贺，争奈敝东有事未回，托小弟兼管账务，以此不能分身。近日我兄画眉深浅，定然必多

佳话。”

钱光武不听此话也罢，一听此话，便把眉头一皱，连连摇头道：“不谈，不谈。”

赵友亮看了纳罕，遂问做什么不谈。

钱光武道：“停歇再说。且问兄长今日回府，可有什么公干？”

赵友亮道：“小弟接得家严由驿站递到官信，说不久要回南边，嘱我回家守候，并命转告令尊老伯，以此赶程返舍。”

原来赵友亮的父亲赵沧海，在北方游幕多年，现任天津府刑幕。当初就幕时节，多得钱鸿昭资助盘缠，两家向是要好。今定期南下，故嘱儿子友亮先来告知。

钱光武听说罢，便道：“既是如此，待禀明家父，我们再做细谈。”

钱光武引赵友亮入至内厅，见了父亲，把话禀告已了。钱鸿昭也约略问问赵友亮在丹徒县馆的情形，说些闲话，二人方退出来，重至书房内，分宾主坐下。

赵友亮又问：“适才见兄提起新嫂，为何不悦？”

钱光武道：“友兄，尔我知交，不妨细说。李氏女比无盐、嫫母为尤甚，令我无可生恋，无可生爱，至今未成夫妇这情。”

赵友亮听了，半晌不语，只得劝道：“三从四德之中，妇容居其最次，吾兄当取其大者，忽其小者。通常所说，丑妇多福，红颜薄命，其实也很有理。”

钱光武道：“虽说如此，但我的本事是不能把这些话头变得过来的，凭她怎样地有福命也好，但我见了她，总觉得很是烦恼，这个福分也就害得我苦了一辈子。且我情愿红颜的薄命，不情愿这样的福命。如今便是想出许多的譬喻来哄自己，也哄不过来，这个却是没奈何的事。”

赵友亮素知钱光武是风流潇洒的人，现下遇着这等煞风景的勾当，以己度人，自然是闷闷难受。一时也无话可慰，只得笑说道：“幸亏我们是男子，还可以想得开做得开些，如果是女孩儿家，犯了这一着，除非是死了干净。”

钱光武听说，立起身道：“可不是，只有这一譬，还想来想去，就是

做和尚也解不过这冤屈来。”

二人谈了一会儿，方才别散。

次日，钱光武便至赵友亮家中回拜，又重提这事，也说起就闹应试和别的学问上的话。自此二人每日在一处。过了五七日，赵沧海自北方回来，到了家中，体问了一切，并略略安排行装已了，就与儿子友亮来钱府拜会钱鸿昭。钱鸿昭父子连忙迎接入内，分宾主坐下，道询路上平安，北方风气可好。一面吩咐安排酒席与赵沧海接风。赵沧海把从前借去的钱都还了钱鸿昭，并带了好些北方土产相送。宾主不免谦逊一番，一时酒席齐备，父子四人依次入席。

饮酒中间，说起北方民情，钱鸿昭问道：“赵兄在那里当刑幕，一年中办下来的案子，究竟是哪一种案子最多？”

赵沧海道：“前两年看起来是盗案最多，近来倒是风化案多了。年成不好，地方苦苛，大家抢着要吃饭，自然免不了劫盗一事。所谓饥寒起盗心，从来如此的。如果地方富裕了些，人民安逸了，在民情朴实的地方还不至于有事，倘在邪侈的所在，就会闹在男女混杂不清的案子来。这个就叫作饱暖思淫欲，也是逃不了的形景。”

钱鸿昭道：“依你老哥说来，倒是风化案多的地方好了？”

赵沧海道：“也不见得，若论做官，不怕盗案，最多的地方也容易治得，顶顶是那些奸诈的流氓用了手段，蒙蔽了官司的最难办。但在北方也不多，倒是有一流飞贼，会飞檐走壁的，半夜里到达寝所，这个可是性命出入的事，在北方是常有的。”

钱鸿昭道：“你老哥难道也曾见过这一流人吗？”

赵沧海道：“我倒不曾见过，我的东家在广平府任内，为一件盗案几乎送掉性命。也是一个飞贼，留下一封信、一把尖刀，搁在东家的床前，要东家释放一个大盗，不放就要下手。后来把那大盗判作了徒刑，方才无事。”

钱光武听到这里，插嘴道：“这个敢怕是侠客吧？”

赵沧海道：“不不，大凡侠客，一不做无理之举，二不为已甚之事，出处光明正大，最含有学问义理的，也就不容易轻见，见了也与常人一

般。如这等飞贼，多是强人一流，以杀人放火为能耐，以劫夺财物为买卖，徒污了侠客的名目，不足挂齿。讲到剑侠，自前朝以来，中国剑侠祖师原先是一个和尚，叫什么精一大师，诨名叫作血昆仑的，那是从童龄锻炼身体，一直到老，差不多是得道的和尚，端的能身剑合一，飞行自在。他手下所传授的，听说有八个徒弟，是昆仑派剑侠正宗，在北方学武技走江湖的，多晓得他们的师承，但是也只有听人说，并不闻有人亲见过。此外什么卖解的、走江湖的，看来也有一般技艺，已是下等的了。最好笑的，我在北方听茶馆上那些说书的人讲什么剑侠，直讲得神出鬼没，无所不为，一飞就飞到几百里外，这不是闹鬼？哪里世间就有这等野事？要知剑侠不是没有，是不容易有，并不容易见，而且剑侠也是一个人，不过把精气神锻炼得伸缩自如，又能心志纯正，方练得剑来，成为一侠。论他的成功，实比圣贤仙佛一样困难。所以那些说书先生讲的只是妖怪，方才所说的实是飞贼，都不是侠客。”

钱光武道：“原来如此，老伯所说那昆仑脉剑侠祖师什么精一和尚，如今还在世上也未？”

赵沧海笑道：“那就知道了，不但不知他的生死，就是他手下八个徒弟，也只听得名声，哪曾有亲见过？”

钱光武道：“可惜我们不知道，如果晓得有这等门路，就跟他们去学学，倒是自在得很。”

钱鸿昭道：“呸！这是何等艰难的功夫，偏你学得成吗？”

赵沧海道：“凡事主心要学就不难，我在北方这几年所见镖客武师，三两载学成的也不少。不过学剑是要合得气质的，如老侄的品学，乃是台阁人物，将来要为国家柱石，何屑学这一技一艺之长呢？”

钱鸿昭笑道：“老哥过褒了，谅这小子能够撑得住门户便好。我们吃酒吧！”

一面由光武手中抢过壶来，与赵沧海满满斟了一杯，又要与赵友亮斟。赵友亮哪里肯依，钱鸿昭只得仍把壶递与光武，大家饮了满杯。

钱鸿昭又道：“老哥这回应该过了年再走吧？”

赵沧海道：“不是，我此来想挈带小儿同去，他在这里教几个蒙童，

是再不会有进步的。带他去北方混混，或者仍吃这一口老米饭，也是无奈，因此我打算一个月就要走的。”

钱鸿昭道：“这样最好，能得在老哥身边，自然益发向上。”

说话间，当差端上饭来。大家吃饭后，又谈了一会儿，赵氏父子辞别回家。

过了一日，钱鸿昭依例去回拜，约有一月光景，赵沧海就带了儿子友亮上直隶天津去了，钱氏父子送至船上方回。自此钱光武在家，益发闷闷不乐，每日书空咄咄，除在书房里翻看旧书之外，无非在城内城外逛逛，也无可消胸中块垒。

时当初冬天气，朔风怒号，黑云四起，似乎要下雪的样子。钱光武在檐下踱来踱去，独自嗟叹。看看将晚，只见一个客人背着包裹匆匆跳上门来，问：“这里可是钱鸿昭先生家吗？”

钱光武答应一声是，一面看那客人时，矮胖身材，团黑脸，满面倒生胡髭，两道挂角浓眉，口操北音，年约四十上下。问明乃是姓王名鹏，河南信阳州人氏，路过此地，前来探看，钱光武便引入厅内让座，一面告禀父亲。钱鸿昭出来，看这王鹏时，却不认得，重又问起，说在北京时候厮会来。钱鸿昭想：“昔年在北京营商，所交商客甚多，年远遗忘，也是常有之事。既来投止，自叫安排酒饭管待，留宿在家。”这王鹏并不客气，也就住下。夜来，钱鸿昭在客房陪他闲谈了一会儿，叫当差安置床铺与他歇宿。钱光武见父亲接待远客，相陪说话，看时候不早，便独自上楼睡去了。次日清早起来，至父亲卧室请安，见房门略开，轻轻推入门来一看，直吓得头昏眼花，不由怪叫起来。原来钱鸿昭已横死床前，僵卧血泊之中。那客人早已不知去向。

不知钱鸿昭因何而死，且听二回分解。

一部书开卷第一回，偏从一小康之家琐琐家事写起，而此小康之家者，又仅父子二人，虽有富户之女以为媳，实未尝有媳也。父死而家破，其子乃不得不为漂流之人矣，盖已伏无数奇情在内。

借赵沧海之口，以叙昆仑派剑侠，隐约总括其词，具见其书之旨。曾经沧海难为水，则此老之言不同凡俗，可知亦足见本书之所自负。

钱鸿昭之暴死于不速之客，依稀逗一句于叙述钱氏家世之初，不善读者，以为此客从天外飞来，善读者当能意想得之。